



册府元龜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六

將師部

六十七

清儉

正直

清儉

天津圖書

天津圖書館

楊文舉
林氏
見山房
海書

夫儉則固以約失之者鮮皆先儒之格訓也若乃本兵柄司戎
重萬族之所稟今天子之所注意乃能敷尚廉節率循清素靡
思治產匪念殖貨奉養無事於華侈賞貨罔致於餘羨斥去賂
遺不染膏潤貞規內立英風外馳用能震動乎殊鄰鎮靖乎方
面卒乘懷服邊夷愛慕樹風聲於當世迎寵遇於時主載美方
績流於無窮西漢而下蓋不乏其人矣
漢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廣應七郡大守前後三十年家無
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辛慶忌為左將軍居處恭儉飲食衣服尤節儉

後漢鮑永初為吏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雖為將師而車服啟

素為道路所識常衣皂檐偷路稱鮑尚書兵馬

吳漢為大將軍但脩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

堂

祭遵為征虜將軍所得賞賜輒與吏士身衣常絳布被夫人裳

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緣或作絳

李恂為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

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

張英為安定屬國都尉羗豪師感英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

長反遺金釵八枚英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羗前以酒酌地曰

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羗性

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所為患若及英正身潔已

威化大行

魏滿寵為征東將軍以老徵還遷為大尉寵不治產業家無財

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

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

趙儼為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中以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

軍故事征西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同緣而儼又手上車

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樂雍州聞之乃遣送雜藥扑數箱笑

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耶遂不取

胡質為東征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

節儉物所在見思嘉平初夢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

帥以聞追封陽陵亭侯邑百戶

田豫為護鮮卑校尉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餉物頭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曰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聞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疋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後為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遺悉薄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蜀董和漢末為益州大守先生定蜀為掌軍中即將與諸葛亮並署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收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財

鄧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身之衣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致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吳朱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

魯肅為橫江將軍性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

陳表為偏將軍北比章阮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

蔣欽為津右護軍典領辭訟大帝常入其室內母竦帳縹被妻妾布裙帝嘆其在責守約即勒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淮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

鍾離牧以前將軍假節度督武陵大守卒官家無財士民思之晉王浚為縹騎將軍素清儉不營產業

應詹為南平太守鎮南將軍督五郡軍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盜曰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

周顛為護國將軍王構逆被害敦使繆垣籍顛家收得素麤類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教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桓溫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溫性險每讎陛下七奠拌茶果而已

桓冲為鎮武將軍督荆江十郡軍事性儉素而謙虛受士常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前燕皇甫貞為奉車都尉後入為典書令從慕容評政拔都珍貨充溢貞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書而已

楊裕為慕容皝大將軍左司馬性謙恭清儉居朝端若布衣之

宋宗慤為振武將軍破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衣櫛肅然文帝甚嘉之

劉懷慎為護軍將祿賜頌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

南齊劉善明為征虜將軍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杌按不加剗削及卒家貧無遺諸唯書八千卷太祖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菴塘七穀五百斛

固山圖為寧朔將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溫塚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薄以還官

梁肅叡為護軍將軍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

陳慶之為南比司豫州都督性祇慎衣不紕綺不好絲竹

馮道根為右衛將軍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脩塼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肅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

稚重之

後魏李順為左軍將軍征統萬赫連昌昌出逆戰順督勤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萬大武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大武善之

張黎為鎮北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微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當代下之日家無餘財

王肅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

司馬楚之為雲中鎮大將軍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

楊固為前軍將軍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歛焉

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絲物一千段

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率死之日家無珠玉以為吟惟存米五石布三十疋

阿史那社爾為右將軍貞觀十四年伐高昌社爾為行軍總管高昌平諸人咸受賞社爾為未奉進止秋毫無犯及降別勅然後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還大祖美其廉慎

段秀實為四鎮北庭行軍汪涼節度使清約率易遠近糲之非公會不所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羸財退公之後端居靜憲而已

張孝忠為義武軍節度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又復大兵之後民無畜積餓殍相枕孝忠所食豆藿而已其下皆甘粗糲人皆服其勤儉忠孝為一時之賢將也

盧群為鄭滑節度使群先寄寓鄭州典質得良田數頃及授節度各以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還本主時人稱美

裴玠自鄜坊除山南西道節度使玠武臣清心苦節蔬食弊衣居處纔避風雨故遷大鎮

李愬西平王勝之子也為昭義軍節度使除大子少保歸東都卒其兄弟皆營構以相矜誇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旧宅一所而已

卒秘為昭義軍節度使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為時所稱

王廷湊為成德軍節度使性至勤儉退食燕居布衣与木而已裨妾之數掌事者各榻無累茵庭有芳草類寒素士大夫也

後唐郭崇韜為中門副使天祐中李存審既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一遺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

晉李德玩為廣晉尹再領荊州卒於鎮德玩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無濫積亦武侯之廉者

梁漢顯為威衛上將軍漢顯雖起於行陣植性温厚軍政之暇不倦接納歷數鎮家無餘積亦武臣之廉者

正直

易之述中正詩之紀可直盖夫為人臣者未有不據直守正而能納君於善身享令名焉若乃居將師之任總師兵之要入侍階戰出開幕府而能面折廷諍不為從護中立守道不畏強禦推公家是利惟王室是念姦邪不能回其慮權嬖不能誘其衷推譽譽之正論保倦倦之亮節臨難有守遭事不變斯蓋忠精感發懿行博固志隆於體國義存於軌俗勁正無撓誠信不欺固足以為明王禎幹之臣協風人爪牙之詠者也

漢李布孝惠帝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嫚謂解語

太后怒召諸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怒中

諸將皆問呂太后何曲也曲以噲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去以

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怒面謾謾欺且秦以事明陳勝等起今創疾未廖

疾傷也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隕太后罷朝遂不

復議匈奴事

趙克國為後將軍神爵元年春討叛羌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

以七月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帝乃以其書

教讓克國曰將軍欲至正月乃擊罕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同

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克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

更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曰陳兵利害其秋克國病

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

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締

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大祖後聞之

並以賜之

王思政為驃騎將軍以勤王為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

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

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去之故身陷之後家無畜積

赫連達為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邊境胡民或遺達以羊

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

出官軍是欺也命取絳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

罷為驃騎大將軍罷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罷為設食

使乃裂其薄餅緣罷曰耕種收獲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

乃爾選擇當時未飢命左右徹之。使者愕然大慙，雖責頭，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當時伏其清潔。

司馬裔為大將軍，性清儉，不事生產，所得之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余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為起祠堂焉。

蔡祐為大將軍，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死之日，家無餘財。梁椿為中堅大將軍，雅好儉素，不營貨財產。時論以此稱焉。

隋帝師為兵部尚書，陳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藏府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為清白。

唐羅士信為新安道行軍總管，使國王世克士信凡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為常身，未嘗自取。

屈突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瑯琊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若自終始，名下定不

馬
史寧為涼州大都督，府破獠耳衆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

北齊元景安為左右大將軍，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立，憲或侵邊，仍詔景安與諸軍等率緣塞以備守。督頌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帝聞之，遣使儉推同行諸人，賊污狼籍，唯景安纖毫無犯。帝嘉納之，乃詔有司以所聚歛贓絹五百，賜之以彰清節。

辛術為淮南經略所部，郡守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卑百口及貨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乃送詔所司，不復開刑劾聞之。遣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若此，可謂異代一時。

後周長孫澄為驃騎大將軍，操履清約，家無余財。太祖嘗曰：謂

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
是明公恩造即如令者實無所須

裴尼初仕西魏為通騎散常侍從字謹平江陵所獲君實謹志
諸將技取之餘人皆競取玕玩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張而已
謹深嘆美之

唐瑾為元帥府長史從于謹平江陵及軍還諸將多目勇掠大
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
大有韜重悉是梁朝玕玩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
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嘆曰孤知此人二十年許明其不以利
于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
受人委任當此也

賀蘭祥為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

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世寒世不利也將軍老加

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羗將軍詣也所為

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羗即疾剽

留七母行獨遣破羗強弩將軍時羗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

必壞欲罷騎屯田以待其弊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克國于

中即將卵惧使客諫克國曰誠全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

軍守之可也即利於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未責

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繡衣謂何國家之安危克國歎曰是何

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邪言豫防之可無往者俱

可先行羗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曰遣義渠安國竟沮敗

羗沮也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為耿中丞耿壽昌也為糴三百

斛穀羗人不敢動矣言豫儲糧食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十

萬斛耳義渠再至且費其半矣此二冊羗人故敢為逆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
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羗獨足憂言黨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羗吾固以
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七田奏至宣帝時趙充國為後將
軍討叛羗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浩性皇賜名也說充國曰衆人皆破
羗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慮以破壞然有議者以為虜勢窮困
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
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以極豈憚伐
一時事以期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法老臣不以餘命
豈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哭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終
也帝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
尉

後漢蓋勳為討虜校尉靈帝 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
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懼不
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
藏物以餽士何如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
近臣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
皇甫嵩為左將軍中平五年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梁
州賊王國於陳倉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
嵩從子勳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委定傾
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
書自請以送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諸公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
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
除凶害此植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

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于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悲於嵩
張奐獻帝時為度遼將君其為將帥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
遺繻百疋與惠卓為人絕而不受

朱雋為城門校尉遷河南尹董卓擅政以雋將宿外甚親納而
心忌之及關東兵勝卓議移都雋輒上卓卓雖憚雋然貪其名
重乃表拜大僕以自副使者拜雋辭不肯受曰國家西遷必
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舉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
拜而能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之
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所宜也
有司曰遷都之事初不聞其計就其未露何所受聞雋曰相國
董卓具為臣說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卓後入關留雋守
洛陽雋以河南殘破乃東屯中羊及卓誅郭汜李傕作亂雋猶

在中年陶謙與諸豪傑共雋雋為大師同移檄牧伯討李傕
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大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吏皆
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詔乎且
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復徵為大僕謙等遂罷

魏揚沛初仕漢為護羌都尉建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
隨軍都督孟津度事大祖已南度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度忘
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先度吏不肯黃門與吏爭
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
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撻之而逸得去衣憤皆裂衣壞自訴於大祖
大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

李典為破冑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吳大帝率眾圍之遼欲
出戰典遼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

何如耳吾不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吳與遼破走吳軍
徐晃文帝特為右將軍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逢之當
以功自効何用私舉為終不廣交接

杜恕為齊王嘉平初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議烏丸
校尉特征北將軍程善乚蘇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中伯家先
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
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閭塞徑
將數十騎詣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遠言上喜於是劾奏恕
初喜歎折節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士
委曲大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
不致權也而議者言凡夫天性皆不善不當以善意更墮其
調中僕得此筆便欲歸蹈滄海棄梓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

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頌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誠若不見亮
使人剗心着地正與斃斤肉相似何足有所名故終不自說程
征北功名宿者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全下官事無大
小答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答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
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
是僕諧也呼為非乎僕自受之無所怨答程征北胡之亦善不
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
劾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群蜀
龐通為軍師中郎將從先主蜀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
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
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
出於是統遂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

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晏樂如初

宗豫後王景耀中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吳雲翻為騎都尉時魏將軍禁為蜀將聞有所獲繫在城中大帝至釋之諸與相見他日帝乘馬出引禁併行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手乎欬抗鞭繫禁帝可止之呵禁曰

朱績字公緒為偏將君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執之坐欲結好績下他住立辭而不當

顧暉為偏將軍大帝末年嫡庶不分暉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

留贊為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大常以此憚之

晉解系為雍州刺史楊烈將君而戎校尉假節會氏羗判與征西將君趙王倫討倫信用倭人孫秀與系爭軍事無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羗不從

周勗惠帝時為鎮東將軍馥自經世故每與無正朝廷雖隋愆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嚴然越深憚之

車高孝武大元中為護軍時王國寶諂於稽王道子

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高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耳必大忤上意乃捕疾不暑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高意梁肅獻為護軍將軍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獻

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學俗俯仰所行畧如他日
後魏固幾為寧朔將軍鎮河南常嫌奚斤等綏撫閭中失和百
姓不附每至言論形於色斤等憚焉

楊固為前軍將軍剛直雅正不畏強禦

東魏劉貴為行臺僕射獨孤如顛於洛陽貴嚴斷洛務有益機
速性峭直攻計無所過避故見賞於時

隋高穎隨晉王伐秦為元帥長史三軍咨稟皆取斷於穎及陳
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穎曰武王伐殷戮妲己今平國
不宜取麗華乃令斬之王甚不悅

唐尉遲敬德太宗貞觀中為右武僕大將軍素抗直不能容又
之非每見房玄齡杜如晦等短長必面折足辯由是於執正不
平乃出為襄州都督

高仙芝玄宗時為河西節度使監軍邊令誠每事于芝仙芝多
不從

遠倫肅宗乾三年自龐州刺史拜襄鄧等十州節度使時李輔國
東權用事節將徐拜皆出其門倫既朝廷公用又不私謂輔
國由事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使

段秀實德宗時為邠寧節度馬璘都雲侯權知奉行天營事軍
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受
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璘
決事有不合理者必固爭之得璘引過乃已

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

裴胃身元中為荆南節度簡儉清一特諸道節度觀察競剝
下厚斂製衣奇錦異綾以進奉為名又責人宣命必竭公藏以買

其歡冒待之有節皆不盈數金常賦之外無橫歛宴勞礼止三爵未嘗酬樂

張建封為徐州節

帝因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累積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特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使靈徵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開奏帝深嘉納

呂元膺憲宗時為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愛監軍事洎往未中責無不敬渾入拜吏部侍郎

李鄴為鳳翔節度使是鎮承前多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魏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鄴謝恩日陳其不可遂去神策行營字但為風翔節度

裴玢元和中自鄜州節度改受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玢歷二鎮頗以清心苦節為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

崔從為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時有權倖知帝意欲大用使人通其言以要厚賂從終不答

揚於陵為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矣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繫已遂振無能奈何以飛語上文憲宗初驚惑賴裴垵輩為於陵申理帝感悟乃除吏部侍郎遂振終得罪

柳公綽敬宗時為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時神策諸鎮列屯要地未嘗嘗受節制虜每窺問為患公綽疏上其弊康金藝為林坊節度文為大和元年為右驍騎衛上將軍金藝平張韶之難以功拜鄜時理軍節費不交責近竟以無助入居散秩論者甚惜之

劉從諫為澤潞節度使大和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
刺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既死非
其罪輩深憚之是時中宮頌橫天子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
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宮頌橫天子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
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相康朝正
後唐張延縝事壯宗統御營黃中軍常在右時黃后劉氏在
鄴多縱其下擾人廷縝多斬之覩者莊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七

將帥部 六十八

諫諍

古者百工庶士有獻藝傳言之典瞽史朦腹有賦誦書箴之訓
况乎處帥臣之重當注義之孚義均乎休戚任兼乎藩輔者焉
由漢以來本兵柄者或內侍文戟或外臨邦翰以至奉辭伐罪
總矣啓行而能奮發忠悃乃心王室授述利病歲諷遺闕乘
間伏奏塞諤而無隱奉章論事劇切以盡規用能感悟時主彌論
政務救其失而反之正逆乎志而歸於道自非秉節純亮立誠明
允寫股肱同體之義厲王臣匪躬之操亦曷能及是哉

漢樊噲從沛公入關至咸陽沛公入秦宮室惟帳狗馬重寶婦
女以千數意當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

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還軍霸上高帝十
一年黥布反時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者得入群臣
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挑闥直入閭宮中小門也一
至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帝流涕曰始陛下與臣
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憊力也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怒不見臣者計事願獨有一宦者絕乎且
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趙克國為後將軍宣帝時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決帝初為

不帝帝欲誅之克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箠筆事孝武帝數十年

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曰是得免

辛慶忌為左將軍成帝時故槐里金朱云上書求見願賜上方
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帝曰誰也安昌侯張禹帝大怒

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傳見死不赦御史將雲去慶忌免冠解印

綬叩頭殿下曰此曰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

固當容之臣以爭死叩頭流血帝意解然後得已

後漢史弼為北軍中候桓帝等渤海王理素行險僻僭傲多不

法弼惧其驕恃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受雖隆

必示之以威肅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

遂昔襄周王恣耳昭公孝景皇帝驕孝梁王而二弟階寵終用

遂昔辛致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切聞渤海王理憑至

親之屬恃偏私之受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

之徒內荒藥酒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存子

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彼之變州可不敢彈糾傳相不能裨

輔陛下隆於交手不忍絕過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

示百寮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
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有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
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徵將與使者相望於路
賢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蕃國于犯至威罪不容誅不
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懼意坐逆謀貶
為癯陶王

陳龜為京兆尹桓帝時羌胡邊寇殺長吏駘略百姓帝以陳龜
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將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馳驅
邊陲雖展鷹犬之用頗斃胡虜之庭竟骸不夕為享狐狸猶無
以塞辜責答萬分也臣至頑為器無鈔力一割之用適受國恩
榮秩兼優生年死者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蚤表
不恭校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懼

素飡雖歿軀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瘠

音覺又音
暗胃薄土也

鞍馬為車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之機杼之餘守塞候望

懸命鋒鏑聞急長駢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

謂郡

有七兵者而校尉此金城
烏桓校尉也上俗之類

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女號哭空城野無

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頻玄生

稼播荒耗租更空闕

更謂卒
更錢也

老者憲不終年少壯隕於困危陛下

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異勞神密撫循之

恩哉唐克親捨其子以禪雲舜者是歆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

也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故

古公重甫是為大王為百姓所附伏
人政之事之以史舜王帝不能免焉

王是策杖而去喻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國地也
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文王西伯

天下歸之

西伯至仁百
姓襁負而至

豈復與金華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

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則大倉德行仁為

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先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畜聖意

且收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違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

害胡虜凶因襄緣隙而令倉府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殊兩

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梁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

所糾罰大守令長貶出將羊政未喻特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

勸功能改任收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獲羌中郎將

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今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婦

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

城塞下無侯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大守

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

傳變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張角變素疾中官

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與於內是故霍

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朔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

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皆釁發蕭牆而禍延於四海

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

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

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闡監焉推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

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南也何者夫邪正之人必不宜

共國亦猶水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頭而危亡之兆見皆

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苟若不

詳察真偽忠臣將服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

建行讒佞放殛之誅誅也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

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

錢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官者趙忠見而忿惡及
破張角之功多當封忠詐譖之靈帝猶識褒言識音忠得不加
罪竟亦不封

魏張遼為中堅將軍大祖將征邺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
今天子在許公處比征若劉表劉備襲許掾之以號令四方公
之毋去矣大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蜀趙雲為翊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
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是自服操身雖斃于不一募盜財當
因梟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震糧策
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
聽遂東征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猇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
已退吳張昭為軍師大帝每田獵嘗乘馬射虎嘗突前攀

持馬鞍昭变色而前曰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使
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拔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但之患奈天下
笑何帝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勸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
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有逸群之獸輒
復犯車而帝每手繫以為樂昭雖諫諍常笑而不答

呂蒙為護軍大帝將欲北取徐州以廣其地蒙諫曰不可今曹
操遠在河北新破二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今徐州將守惡足
言也往必尅之然地勢陸通四面受敵今日得之明日還失舉
全吳之喪未足守也不如取閔羽據荊州則利盡長江北上流
之勢於國之便十徐州也則重閉西門國之固也帝甚然之與師
遂擒閔羽而平荊州

駱統為建忠即將特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

臣聞君國者以據封疆為強富制威福為尊貴耀德義為榮顯
永世嗣為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
俟民義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
非君無能晉以寧君非衆無以碎四方也推是而言之則民以君安
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猷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
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群
縣荒虛田疇蕪曠所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
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宜
又前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
尤用慮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歸家重累者先見輸
送小財有貧傾居行賂不顧盡傾輕劑者則走入險阻黨謀群
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

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
非居處則不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也田負天亦多棄于
天則生之而父母救之既惧於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
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戒疆場常事非期月
之戎而共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年志致成功也夫國之
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一不可
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田之故與民消息觀時致政方今長吏
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為難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
稱殿下天復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寢
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為除患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
閑畱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
睢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大帝感統言

深加意焉

陸遜為上大將軍右都護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息伐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致穢入身雖忍之過乞復顯用辰其力効此乃聖王志過記功以成王業昔高捨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怨非懷遠之弘規也大帝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喪損滅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志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復思惟未見其利萬里龍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駟見喪經涉不毛歆血更損欲利反害又

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齊事無其兵不足衛衆今江東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業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

拓定江表臣治亂討一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千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為宜育食民 竟其租賦衆充在和與義以厲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帝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又公孫淵背盟帝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畜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讐忿蠻夷滑夏未染王化鳥窠荒夷拒逆王師至今陛下受赫斯怒歆勞萬乘沈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群雄虎爭英豪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應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遇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摠一大猷今忍小不

念而發雷霆之怒建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感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非懷思之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未摯遠征必致闕闕威至而憂悔之無不若使大事特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柰何獨歆捐江東方安之本業而不惜字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耀將來帝用納焉

陸抗為鎮軍大將軍後主建衡二年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人鄉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強秦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閔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強廢政陵遲黎民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山峻川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

未事非知者之所先也臣每惟遠戰固存亡之符近覽富民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飧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戚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恒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特何定焉權閣官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以怨刺是故仲尼所以嘆息也春秋以來受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薦而忠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小然或冠冕之胃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

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群小然後俗化可清廢政無穢也遷都護
聞武昌左部督薛瑄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
社稷之貴資廢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
敬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暹皆當世季頌一時顯器既蒙初
寵從容列位而並旋誅其或圯族替祀或投棄流裔蓋周禮
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而蕃等罪未定大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
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爨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
甫候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戚審則永已悔亦靡及誠
望陛下赦召玄出而卿聞薛瑄卒見建錄瑄又綜納言先帝傳
弼文皇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何宥臣懼有司未
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瑄罪衣衾廢務

清澄刑網則天下甚幸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又上疏曰臣
聞考貴隨傳美觀嬰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昏而
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璽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
務富國強兵力農蓄穀使文武之才効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
厥職明黜陟以勵廢尹審刑法之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
姓以仁然後煩天采運帝卷宇宙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
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
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
魯人甫克而士不旋踵河則大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
補所喪哉且阻兵無喪古之明鑑誠宜暫息進取小取以蓄士
民之力觀變伺隙庶無愧各鳳皇三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
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

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舻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
援他部以救側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
此愚臣文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易守亦復
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爭
國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
差赴自步闌以後益便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
對內懷百壘上下見兵財有數萬高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
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資資無用兵馬以防
要務文黃門豎官開立占募民兵怨役連延入占乞時詔簡閱
一切料出以補彊塲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哀務
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
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四方為屬願陛下恩覽

臣言則臣且不朽秋遂卒天紀四年晉軍伐吳執驤將軍王 頌
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憲

晉王坦之孝武康寧二年為都督徐克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
將徐克二州刺史鎮廣寧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
為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為貴恭頌無違盛德日新親伏賢能
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成大統當特天下未為
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
伏惟陛下誕奇秀之資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尚未曠方
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天后仁淑之軀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
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
必異所生琅邪王余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所省承受教誨專
習儀形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為踈疑昔肅

祖殂落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資承相尊所以克就聖德實
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且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
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成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固
旋舉動皆應諾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固之曰夷漢之霍光顯宗
之於王尊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
獲事盡庶事可畢又天聰雖聰不啓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
教引侍臣狗苟謹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戒懼日昃不倦况今艱
難理盡憲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伸先帝
克舜之風不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宣元王地之祚表奏帝納之

殷仲堪為荊州刺史尚書以下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
或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
劔閣之險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岷山梁州三郡去漢中遠遠在

劔閣之內成敗與屬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憲在後伏
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功矜帶之
形事宜畏昔是以亭批和平割此三郡配肆益州將欲重復上
流為習坎之坊是經一嚙歷年數記梁州以統接曠遠永還得
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皆地勢內外之實大盛陳事力之寡弱節
矜衰之苦言今華陽又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
以論永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
二群為群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為獠有
故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逐經
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劔閣非我保醜類難制此乃藩杆之大機上疏
之至要者三群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贖梁州今俘沒蠻獠十不
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煩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

無以堪命則劔閣之守無擊手拆之儲號今選用不專於益州實
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
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為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切舊貫
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

宋沈慶之為大子步兵校尉文帝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為
日已久矣請捨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齊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
返今料正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
師難以得志帝曰王師再屈自別有以亦由道齊養寇自資彥
之中塗疾動虜惟恃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汎舟北指則
鷁傲必走滑臺小戎易可復拔寇此二戎館穀弟民免牢洛
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
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用坐帝使湛之等

難慶之慶之日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合
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何事由濟帝大笑

南齊劉善明為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上表陳事曰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魏狄主行全

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立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
下凝睇自天照湛神機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囂開軒鯨
鯢自剪重拱雲奔九服載宴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
海寵苑高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室命曹監皇
歷正位震居闕闕以來未有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常戒
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厄父垂範今皇運草
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流苛億兆倒懸仰希蘇振臣早蒙
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職曾闕埃露夙霄慙戰如墜淵谷不識

忌諱謹慎愚管誓言芻議伏待斧越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為
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為京師浩
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
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下赦書宜
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為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
送死境上諸城宜令嚴備特簡雅畧以待事機資實所須其宜
豫辦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大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
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姬宜
崇儉約其八詔百司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繼唐虞之美其
九以為忠貞孝弟宜曜以殊階清儉廉節應任以民政其十以
為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辨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為交
州險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見

德未遠勞將士搖動邊氓耳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謂聖
朝所有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耗以諷
諫帝荅曰省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
先範纂鏤情誠忠疑既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又
陳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奇祀廣開賓館以
接荒民帝又荅曰具卿忠謹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
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奇祀或非易制因季之美已
勅公卿宣陽門今勅停寡德多闕思復有開
孔稚珪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以魏軍運歲南侵征役不息百
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爾雖三代知勇兩漢權奇
算畧之要二途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重出使
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丈夫之氣恥居物

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居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
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戎狄禽獸本非人倫鳴鳴狼
蹠不足喜怒蜂自蠶尾何閑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摧制之以遠
算之弘以大度處之以發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損蒼生之命發
雷霆之怒爭虫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
國而蟻螫衆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群難與競逐漢高漠威海表
宮迫長城孝文因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
光武卑礼厚禮寒山無藹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
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遠是賴豈不款戰惜民命也唯
漢武籍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侈大事因奴遂連兵積
歲轉戰千里長駟漢海欽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匈羯而漠
之卒甲七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及貳師入漠百旅頓降

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
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和若自西
朝不剛東晉遷鼎群胡沸乱姜狄六橫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
於宮闕山渊反復黔首塗地逼迫奔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稍
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強敵遂連城復沒虜馬
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
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歷駕日登皇声雷宇
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寇未屠劒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
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壤瘞樊食漢今茲虫毒浸滌未已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五載之費寧可賞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
之賂數行詔命誘此凶頑使何塞息肩閑境全命此策若此則
為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加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

為辱命矣以天下為量不許細耻以四海為任者寧顧小節一
一城之沒尚不惜一使不返曾何慙耳且我以權取何嫌其恥
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知自有可和之
理猶如款戰不必勝而有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
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蒲海使自青祖豫候其星羅沿江大
漢雲陣万里摠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
精志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竒而慮屈然後發表詔馳輕驛辨
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頽而愛竒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
賂畏威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
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慙慙臣之言和亦慙慙伏願察兩
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昭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
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何殊恩奉佐蕃岳敢肆瞽直赴奏千里

帝不納

後魏樓毅孝文帝為都督涼河二州鄯善鎮諸軍事鎮西將軍
涼州刺史車駕南伐毅表諫曰仗承六軍雲動問罪荆揚弔民
淮表一同毆越伯臣愚見切所未安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
公私窮草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多飢饉二三之際嗟惋易
興天道攸長宜養時晦願柳赫斯以待後日詔曰時不自來因
人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首株之唱便可停也陽九利涉豈
鄉所知也

辛推為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或討荊州推在車上䟽曰凡
人所以臨堅陣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
重貨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非聖王不能勸其臣
慈父不能勵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

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赴敵塲豈
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
歷數年蠻左亂常稍以多戰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
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
之勤瘁乃降明貽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勤歷檢不決三軍之卒
晏然在家致令節事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
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
者若重發明詔吏量罰賞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
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須臾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行
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心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
當戎使賊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後周子翼為大將軍先是與齊秦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
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階無下以
高麗逆命精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為恣怨在外群盜往往聚結
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
群醜上稟聖筭指日剋除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
重不敢專為神謀地問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
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

唐執失思力在為領軍將軍貞觀五年十月三宗將逐免於後
苑思力諫曰天授陛下為華夷父母阿得自輕儻使萬一馬有
顛蹶將若之何太宗頷而異之又將逐鹿思力乃脫巾帶跪而
固請太宗為之止焉

李大亮為梁州都督初頡利之敗也其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
軍布列朝廷王品以上有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大度設設

泥熟特勤不至遣詔慰之使者相望於道大亮以為於事無用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原枝府而永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戒狄豺狼不可厭也諸下親昵不可葉也自陛下君臨宇宙深根固本人逸本強也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拓跋突厥雖入提桂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益也然河西毗廐積禦蕃夷州縣簞條戶口見少加因隋亂戕耗尤多突厥未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見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絕戕之漢文養文精守天下安豐孝武揚見遠威戰事胡四十載而悔輸臺追也室愛人攘狄竟延七百揚武遠略海內盡耗雖悔輸臺追已不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

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戎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宇文護專制之日興兵至洛下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縻散雖為護無制盛之策亦有敵人之有備故也且疆場相侵玄有勝敗徒損兵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戍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好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出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恐非傷定之計帝納之

隋梁士彥仕周為晉州刺史齊師來伐武帝救之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而諫曰今齊師既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之及齊平封郟國公進位上柱國

郭榮為左候衛大將軍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
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
狄失礼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豈有親辱大
駕以臨大寇帝不納

樊子蓋為部民尚書將兵大業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於鴈門
車駕為突厥所圍頗戰不利帝欲以請騎潰圍而出子蓋陳曰
陛下萬乘之主豈有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
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歆身自突圍困垂
泣願暫停遼東之後以慰眾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勳格人心
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慮乃引去

來護兒為右瑠衛大將軍煬帝於鴈門為突厥所為特選精騎
潰圍而出護兒出樊子蓋固並諫乃止大業十二年駕幸江都

善且未既得之後勞廢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
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在雖在遠在藩磧人非夏
人地多沙鹵其自鑿立箱藩附庸者諸羈縻受之使居塞外沙
畏威懷德永為藩臣盖行虛憲而受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
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
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首飾
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繁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匈奴
其象益多非中國之利也於是言事者益眾竟分其部置三郡
督府

竇靜為夏州都督時擒頡利愛其部眾於南河靜以為不便上
封事曰臣聞夷狄者同夫擒獸窮則搏噬群則聚鹿不可以刑
法繩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農桑徒損有為之貳以資

無知之慮得之則無益於化失之則無益於是然彼道立之情未易忘也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若因其破亡之後加其亡之後假以賢王之親妻以宗室之安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事其灌弱勢分易為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代為藩臣此實長轡遠御之道予時務在壞輯雖未從之大宗嘉其忠慰答以優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憂矣

尉遲敬德為鄜夏二州都督抗表乞骸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征高麗敬德秦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約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請為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大常卿為左一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

蹕山軍還依舊致仕

郭子儀為朔方等道節度時西蕃入寇詔子儀為關內副元帥蕃軍追詔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太宗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帥諫官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古鄭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鄭天府古控隴蜀左阨崑極前有終南大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沔之固神明所與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功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固非諸侯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出之而秦去之而忘前史所書不惟一姓其隋氏季末煬帝南還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剪滅奸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之宗高盛中

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羯胡講亂九服分離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先帝而伏胡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籍西上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以帝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壘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布肆屠沽之人務卦虛名苟備征賦及駟以就戰百無一甚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弊庶政多荒遂金階下振湯不安退居膝版斯蓋閉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亦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幾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輕歆相吐人煙絕斷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姓餼供百官之次舍矧

其地土狹阨終數百姓間東有成臯南一室險不足恃邊為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託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智愚竊為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宗畿新遭剽畧田野空虛或稍食不充國用有缺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為狄所滅始廬於曹衣布大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千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恭儉節用苟能黜素飭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豐刀易牙之權任遷瑗史鱸之直薄征施力卹隱迨鯨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盜賊自興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顛動迴壘上都再造家邦維新庶政奉宗廟以脩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頂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

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

帝臯為西川節度使順宗即位王叔父等專政臯上表曰臣聞上承宗廟下鎮黎元永固無疆先儲二臣伏望聖躬以山陵未畢哀毀踰禮因率攝位至今未安若更憂勞万機伏恐旬月之間未得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實所倚賴伏望權令親監庶政事無大小一切咨稟候聖躬痊愈却歸春如此必冀聖体速就安寧庶政免令擁滯臣位兼將相受恩最深令之所陳是臣職分時望陛下俯從人望克崇萬代之業又上皇太子賤曰殿下体重明之明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父廟式因萬方天下安危係於殿下卑位崇將相志切忠公光聖察知早蒙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為將以上荅眷私常思罄竭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皇志存孝理上追殷宗

之德諒閣未嘗發言軍國萬機委於臣佐所宜竭誠翊載以致雍熙但託付未得其人處理多虧公直今則群小得志隳繁紀綱官以勢遷政猶清改朋黨皆構榮感聖朝林置腹心遍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牆國賦散於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傾貽既行遷轉失叙先朝屏黜賊犯之類咸擢在省闈府署之間至今忠臣殞涕正士吞聲遐邇痛之謂之不可將恐姦雄乘便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傾大宗之王業伏以大宗擲風沐雨經營四方列聖兢兢年將二百將於傳與萬代未保無疆豈可一朝委任王叔文王伾季忠言等三人小藝之臣付以軍國重務恐其黷亂坐取傾危日危憂危不勝憤激指駁報國今則其時特望殿下即日奏聞斥奏群小天下事務出自殿下之心則四方獲安忠臣得以戮力臯受恩兩朝寄

任崇重惟知竭節以效懇誠伏惟殿下掃除之臯自以大臣得
議國家事且怨叔文不與三川恃處斗絕一方度叔文不能推
動又乘其與帝執誼間隙故極言中外人情尋表均嚴表綬綬
繼志悉與臯同詞至正之徒皆倚賴以為援而邪黨震懼

裴度為河東節度使會幽州朱克融鎮州王廷湊作亂詔度克
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
特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為宰相與知樞密魏弘簡為刎
頸之交積雖與度無憾然頗前達加於已上度方用兵山東處
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為積輩所時天下皆言稹恃寵熒惑上聽
度在軍上疏論之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
殊私吝下塞群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
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於頑人之風以

立大平之事而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
欲掃蕩幽鎮宜肅清朝廷何者為幸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
道賊只亂山東禁闕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闕患大
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
無計駭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
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無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
行而禍已及正為國計且為身謀臣比者猶畏隱忍不願發明
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
無事高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侯其貫盈必自顛覆今
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几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恣行欺
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為朋黨陛下聽其所說
更訪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

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奏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擗損之事不次臣素知僥倖亦無讎嫌只是作者請臣乘傳詣闕而陳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使討賊奸臣之黨尤阻加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一二檢校同司合力或兩道招撫遙或遣蔚州營行佗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于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得任是何徒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尚在則逆則縱平無益臣讀國史代宗朝蕃戎侵軼直托都誠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擗抗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為國除害今臣

臣所處兼總將相豈見在觀凶邦有曠日月不勝感憤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文黨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今三軍大夫與百僚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得天下之人知臣不勝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惧大人正議乃引魏引簡為弓箭庫使罷元積內職然寵慎之至意未衰俄拜積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平章事充東守留守諫官相率伏閣詣延英門者日有三帝知其諫不即被詔皆上疏言時未暇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詔度自大原由京師赴洛元積為相請帝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先叙克融廷湊慕亂河

胡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
右度伏奏龍涕泗嗚咽帝為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
廷矣待鄉人初人以度非左右之助為奸邪排擯雖度勲德
恐不能感動人主及渡奏河北事慷慨之切揚於殿庭在位
者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入涕者

梁韓建唐末為鎮國軍節度昭宗乾寧中通王滋請故宰臣
孔緯宅為建營奏曰孔緯以直道為宰相今其身殊未聞朝
廷撫綏統之孤祭蕭何之墓奈何奪其故居使其妻方奉几筵
無所居臣始終之道也帝從之

後唐蓋遇初為武皇后右都押牙領容管經畧使武皇平王
行瑜旋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入覲請且云天顏咫尺安
得不行覲禮武皇恙未充富曰日車駕自石門橫京請未安
帝比為行瑜驚駭輿今京師未寧奸克流大玉移兵渡渭必恐
復動宸情君臣始終不在朝廷但歸藩守姑勤王事忠人之道
武皇笑曰蓋富尚阻吾入覲况天人批印日班師

符存審為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橫海軍節度使莊宗勇于
征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入必叩馬泣諫
曰王將復康宗宜為天下自奉愛護挑戩一劍之任無益聖德
請責郊於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
宗即時迴駕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八

將帥部六十九

退讓

書曰謙受益傳曰上讓下競蓋先王之重知退而貴崇讓也其德之盛歟乃有掌握兵要典司戎重膺元帥之寄受注意之任寵名斯集爵賞既擢而能達倚伏之理節過亢之分深畏盛滿推避榮數稱引俊傑整盡忠亮乃至求解祿秩願就休致懇辭政柄思去權位靡矜勲績不受封邑精懇意倒孤風声激老子日知止不殆易曰卑而不可踰皆是之謂也故歷代之為將者能以功名始終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何莫由斯道也已

漢張安世宣帝初為車騎將軍光祿勳時本將軍霍光薨御史大夫大魏相上封事言安世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宜尊大

位以為大將軍帝欲用之安世間指恐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
頌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是不言情不達事未施行而遽

也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裹以全老臣

之命封典帝笑曰君言大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言君尚不可

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初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安世兄掖庭今賀侍養拊循恩甚

密焉及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追思賀恩欲封其塚為恩德侯置

守塚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言養以彭

祖又小與帝同帝歿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

封又求損守塚戶稍減至三十帝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

也安世乃不敢復言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

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

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

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言意所不及

嚴峻為騎都尉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峻代峻肅前後固辭明

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擢陟咎必志辱言慷慨至於流涕

大帝聽焉嘉其能以實讓

晉賈充為車騎將軍時吳將孫秀降拜為驃騎大將軍武帝以

充旧臣於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因讓見聽

魯芝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

餘上武帝於是徵為光祿位特進給吏卒問於行焉

羊祐泰初為都督諸軍事後加車騎將軍封開入三司之儀祐

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
數年受任內外每極頭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

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
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
勸今臣身托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遠而猥降斧
中之詔非加次之策臣有何功何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
高位傾覆尋室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運曲
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
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朕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
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聰知勝臣者多
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板築之下有隱材於屠釣之間而
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恭竊
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
者挾摭今光祿大夫李憲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

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喬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
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位內外之寵不異塞賦之家而猶未蒙
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所節無
苟進之志令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息使臣得速還也於
何敢而上書歸衛將軍富正侯印薄朕忘故薄猶樵也君意嫌
朕遺忘故曰而法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食食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
強起視事

後漢馬武初為更始振武將軍後降光武復使其部曲至鄴
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

李通為前將軍以天下畧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
下公卿群臣議大臣徒侯霸等曰王莽篡位傾亂天下通懷伊
呂蕭曹之謀建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亡身奉主

有扶危存忘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瘵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

丁綝字幼春肆州定陵人光武因畧地肆陽以為偏將軍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惟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堯堉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尊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

朱佑為建議大將軍建武十三年封高邑縣七千三百戶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定矣不許

竇憲和帝時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召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三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

馮緄桓帝時為車騎將軍擊武陵蠻夷荊州平定詔賜錢十億固辭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

吳章照大帝時為綏遠將軍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固三司改封姜侯食邑萬戶

是儀為裨將軍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

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其後詔以秦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祐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祐讓曰昔張良請留受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佑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且瞻縉紳會議當居台輔帝力有兼并之志杖祐以東

南之任故寢之

杜預為鎮南將軍都督諸軍荊州事以平張昌功應封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

劉孔惠帝時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以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孔上疏固讓許之

王道懷帝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道上元帝踐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苟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刑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拘迹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彭蓋動見相准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毀道亦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創亂原饗竊名位取素彝典謹送報蓋加崇之物請從道始庶全雅俗區別群望惑誤帝下令曰道德重勲高孤所深倚誠且表

章殊禮而更約已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啗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位即徵吏部郎不拜道又後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事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道以王敦統六州回辭中外都督

劉琨愍帝時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帝遣大鴻臚趙康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冠期與狩廬討劉摠

王敦元帝建武初為征南大將軍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收遣部將來執趙誘代杜曾為曾所殺敦自敗免侍中并辭收不拜尋加荊州收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迹成康賈誼歎息以為天

不倒懸雖言有仰揚不失事体今聖朝肇迹漸振完網性改无
彈遣使永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新明等為國雪
耻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切大宜報亦宜有以
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玄生事变皆非忠義率
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瀕諸侯奢
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永遂之諸襄王讓之禮聞義而服自以
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侯加
授類多爵位兼重今自臣宜下以皆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
望夷狄無慝之求若復遷延顧望俗流使姦校生心遂怨相謗
指摘朝臣諛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
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遺公族行路
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以有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

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堯臣至欵今及
際會小解散之並受賢蒿少慰有職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
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璽又宜並官首職
以塞群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因辭州牧听為刺史

紀瞻為領軍王敦之逆元帝使瞻臥護六軍賊平自表還家帝
不許因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之
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為驃騎將軍常
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家為府

陶侃鎮武昌元帝以侃破新野平襄陽功拜大將軍欽履上殿
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因讓曰臣非榮於時昔而虛讓不於
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遠理有益於聖朝臣豈
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君長之事遣請虛假之用非獨臣身

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雉斬斬則又何以加成帝

疾爲上表孫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恨遭蒙聖朝歷世殊恩
陛下睿鑒寵靈彌奏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
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殊少陵未
反所以債儼兼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萬國恩殊特懷
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綠存
處亡無心分遠已勒國臣修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窆窆
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咸結情不自勝臣
聞者猶爲大馬之蔭尚可小延欲爲陛下平西李惟北吞石季
龍是以遣母丘奧於巴東投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展於此長乘
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
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

方事之殷當賴群雋曰徒尊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
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
召也猷替疇咨敷融政道地平天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啟成
美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大尉章荆江州刺史印傳
榮戰仲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同馬王愆期加督護統
領文武偁輿車出臨津就舡明日薨於樊谿時年七十有六
郗鑒爲司空鎮京口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弥留遂至沉篤
自村氣力差理難通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
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之救命朝
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園丘惟願陛下崇山海之
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與於今則臣
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

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因思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
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必大常臣謨平簡
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
邁謙受養士勸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
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元帝以蔡謨為
鑒車司

應詹為督都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時以王孰作逆朱
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裔等擊敗之斬賊率
杜發梟首數千給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
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
賜臣雖忝當一墜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醫
厠役練列勤司慙乞迴謬息聽其所守元帝不許

庾亮為左衛將軍時王孰舉兵亮與諸將距錢鳳及枕充之走
吳興也元帝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
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匹因讓不受後亮鎮蕪湖時後將軍郭
默溢據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
路永毛寶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大耐陶侃討之亮還蕪湖不受
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惟矯然獨為君子亮
曰元帥指搗武臣效命亮何公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
軍又因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止至
是許之

溫嶠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先是王尊與嶠
皆受元帝顧命及平蘇峻後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尊先帝所
任固辭還藩復有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

旋于武昌

毛穆之穆帝時為右將軍宣城內是假節鎮姑熟穆之以為戎
在近幾無復軍驚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郗愔簡文初為輔國將軍會稽內史時大司馬桓溫以暗興除
亮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亮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亮
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依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
部出河上用子超計以已非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將
溫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簡文踐阼就加鎮軍
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為
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固辭不起

謝玄為武孝時都督徐亮青司吳幽并七州軍事移鎮東陽城
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

自量遂從戎政駘馳十載不辭鳴請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為軍
鋒由思原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上報家寵天作大晉王
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
成天工而零霧尚翳六合未即遺黎塗炭巢窟宜出復命臣荷
戈前驅董司戎首與仲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
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成以
形于文旨達於聖聽矣臣所以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區慙
谷風積罪種中年止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殖
皆下違稚子尋復天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福酷暴集
融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
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告括囊遠圖建問臣進止之
宜臣進不違事機以感境為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

經略不振自貽私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孰循常儀實有
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鳴於所司木
石猶感而况臣乎願將身不良動與學會謙德不着害盈是荷
先疾既動便致委篤陛下躡臣疾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体兵靜
衆緩懷善撫兼若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
患汎頓有增無損今者悞悞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長短加
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臥
居重任以理弘宣追尋前事可謂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
區誠血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
下垂天地之仁極將絕之氣特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
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佑若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
得及視息瞻觀墳栢以此之盡公私員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

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
還病又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唯臣一已孑然
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此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昔者欲報之
德實懷罔極庶蒙一廖申其此志且臣孤遺猶目視之惻然為
欲極未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悽悽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
下矜其所訴懇然垂恕不令微臣御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疏
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

桓豁為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州軍事大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
府豁上疏固辭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增耀論道作弼玉歆以
歆以之時豈必將仲參神契對揚務成孔易簡以易化暢玄風
於宗極故宜明楊仄陋登庸負雋使板等有冲天之舉涓瀆無
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特望成無所不

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
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蒞混一
莘戎尸素績載庸績莫純事以敢冒成命歸臣丹款伏願陛下
迴神玄覽追收謬着則具瞻華望臣知所免竟不許

宋刘敬宣初自安帝元興中為輔國將軍既破桓歆遷建威將
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讐恥既雪四海清蕩所願
及身草澤以終余年息過不逮遂復偃俛即日所乘已為僕

渥且盤龍

刘敬宣字

無忌

何無忌也

猶未過寵賢第二位任尚卑一朝先

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

王孔大祖既位初以佐命功遷衛將軍初少帝景平二年徐羨
之等謀弑立召孔入庙大祖即以定策安社稷位司空封建安
郡公食邑千戶孔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輔隨會天子之家事

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
績間幾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今天啓其心豫定大策而賜
名編司勳功不見計固將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遣成命
苟脩小節但功勤暴之四海建闢君子勞心之誠退微小人勞
力之效而聖朝僭賞于上愚臣苟參於下則為厚誣當時永貽
口食竊財之誚此此為輕惟塵盛猷虧玷為大微躬所惜一朝
亦盡非惟仲壘國純實亦俯畏朋友憂心弥疾胡顏靡託耳凡
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于所以敢遂愚狎守之以
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為都督進魏車騎之將軍
沈慶之孝武初以討魯爽功建號鎮北大將軍後遷開封儀同
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
帝嘉其意許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又固讓

帝之許表數十上又西陳曰張良名貫漢高猶許其是臣有何用必為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帝不能奪聽以郎公罷就弟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人慶之于是又申前命復固辭

南齊劉善明齊建初建為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定方相委待詐得便學松喬耶善明日我本無官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駘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懷既申不敢昧于富貴矣

劉懷珍宋明帝大始初為寧朔將軍遣王敬則破殷琰將劉從等四壘于瑣塘死虎懷珍乘勝遂北頓壽春還門宋明帝嘉其加除羽林監七騎校尉將軍如故懷珍請先平賊薛讓不受後仕齊太祖為左衛將軍散騎常侍魏軍寇淮淝以本官加平西

將軍屯灤湖為壽春勢援軍退懷珍既老以禁旅辛勤未為閑官轉光祿大夫常侍如故

周監龍為持節都督兗州沂淮諸軍事以擊虜無功自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平東大守監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

王奐太祖建元初為征虜將軍南郡史內領南蠻校尉上表因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撓但使邊民樂業有司循務本府曰州日就殷阜西游土較見盈虛兼西日者戎燼之後痰毀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采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按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為國計非允見許于是罷南蠻校尉官進號前將軍

梁蔡道恭為右衛將軍時高祖舉義師于雍州道恭以破虜休烈之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為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

王國珍為右衛將軍辭不拜授徐州刺史因乞留京師復賜全帛國珍又固讓高祖勅荅曰昔甲子泰因辭綰轂卿躰國情深良在可嘉尋詔徵為護軍將軍

夏侯詳初仕齊為中領軍從高祖舉義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齊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因辭不受遷侍中書尚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荊州刺史詳又固辭于憺

建叔以天建十四年出為平國將軍寧蠻校尉十五年拜表致事優詔不許

留之享大通六年出師南鄭之享摠督衆軍杖節西上而致尅復後封歸江子固辭不拜初之享之立功也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享為蘭欽所訟報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力功絕域而為文吏所抵官者強憎裔四外間論者切謂劉之享似之帝感悟乃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

將帥部

七十

退讓弟二

後魏陸麗為南部尚書文成與安初封平原王頻讓不聽乃啓以讓父文武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二王封卿父子也以為父侯為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抚軍大將軍賜妻妃号麗以前寵既頻因辞不受帝益重之

王肅為豫州刺史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号鎮南將軍都刺史加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辞不許

劉昶為開封使同三司中書監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辞大將軍詔不許

于忠宣武時為侍中領軍將忠西陳讓云臣无學識不堪兼兼

文武之任宣武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効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淳于誕宣宣武末伐蜀以誕為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都司馬領卿專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辭實讓官止受戎号楊津為將軍孝壯永安初詔津為荊州都督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

楊偁為右將軍孝莊徙御河北偁固求倍從至建酬叙行從功臣自城王楊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偁河梁之城特加四階偁固辭乞同諸人文乃見許

余朱兆崇之從子鄭閔帝以兆為天徙大將軍兆人曰謂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諸督十州諸軍事世襲荊州刺史

北齊斛律羨後王武平初為驃騎大將軍兄子武督為統州刺史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時以合門貴盛深以為憂乃上書推讓乙解所職優詔不許

後周泉企初仕後魏以功累遷為車騎大將軍西魏文帝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廉尚書左僕射進爵上落郡公增邑通前一千户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文帝手詔不許

王思政為都督荊州刺史侯景叛東魏請授乞師請思政率步騎萬餘從魯陽關向陽翟景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大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大傅大將軍廉尚書命河南行臺河南諸軍事過授思政並讓不受

于謹為柱国大將軍開府自以久當權望陞位重功名既立願

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猶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

達奚武受驃騎大將軍累立大功朝議初欲以武為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王

壁

臣欽若等曰元子孝後魏宗族義陽王為柱國大將軍

竇熾為性柱國大將軍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獨欲造第熾辭以辭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明帝不許

隋李穆初仕周為武衛大將軍繫曲汚蠹破之授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為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莫遠並為佐命功臣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授拜大祖不許

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增邑二千戶通前二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為計邊穆讓元子軌許之

元孝矩為蔚州摠管屯兵於江上後數歲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荊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搗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表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為君子者乎若以邊務煩即宜從涇部養德臥治也

梁睿開皇初為益州摠管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高祖為之與命零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于家閨門自守不交常世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

令狐熙為桂州摠管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常願收攝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緩撫尤難雖未能頗革夷風類以漸識但臣宿患消渴此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莊蔭猶不

如人况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高祖優詔不許
賜以醫藥

唐張貴高宗末徵中為左鎮軍大將軍有目疾杭表辭事授鎮
軍大將軍

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並淮西山南東道諸節行營
事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上表陳乞曰臣自去月十七日舊疾發
動有加无瘳今月五日自量氣力恐至不起謹恐死口占

陳露上聞臣受國重任荷國厚恩自陛下臨御已來方隅多故
加以疾病不任扶持竟未獲趨拜闕庭瞻奉宸極忽此危極氣
候奄然將冥沒聖代朝結戀慈母倚枕西向覲謁永違所以一
循環晷刻心腸斷絕臣以素無成效累加封邑每經陳讓不蒙
允許今臣將死醜冒猶存若使無功之子嗣守素封臣赴下泉

是不瞑目况生人凋弊國用不充軍興所須實資錢穀謹上前
後所賜實封二千戶請歸之有司庶禪万一蓋臣宿素必守之
誠伏惟聖慈特賜臨照行營兵馬使已下至將士及資糧營田
所由等並恭守所職代聽進止仰天溼懇誠功氣微悅首鳴
咽申吐不尽不勝哀迫痛戀之至手詔答曰爵吐之封以勳
德故受之曰適當其分使賞在心行而得之者不讓其餘使人
有可繼國之尋憲在乎至公往者寇逆亂常京闕失守大尉兼
侍中在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
上柱國臨淮郡王光弼首奉帥律翊佐朝先老殄氣履底寧宗
社自朕續承丕緒又置大功扶顛履危覲恤外可謂忠存于王
室道濟生人則食邑所加抑惟帝典小因疾故遽有懇詞不代
茂勳請歸實食覽其章奏增用惘然且福齋之理期于勿華并

賊之錫傳於無窮豈宜暫以微察便思獨善將使在其下者何
顏受封用阻深誠蓋存大體然謙摛有素志又可嘉足以激勵
名鄭光照退讓宜使中外咸使聞知

郭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廣德二年九月加大尉子儀杭表
陳讓大尉不許子儀又上言曰伏以大尉職惟任重竊憂非據
輒敢上聞今月開府敬令号至伏奉墨詔不蒙允許仰規聖旨
惶駭失圖臣竊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又突由
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尽言兵亂以來紀綱侵壞時多蹂
躪倍少廉隅德薄而竊尊功微而賞厚寔繁有衆不可殫論臣
每見其人深以為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乘廩為伏不敢違
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吏浮倍是用勤懇
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與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為上相爵為其王

參啓沃之謀受心腹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體保全
餘蔭但以冠難在近國家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為西戎即
叙懷恩就擒時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緘范蠡蹤跡留侯臣
之鄙懷切在於此伏願察臣愚叙昭臣血誠遠降德音俯停新
命上以廣聖明德讓之美下以勉微臣無極之災旱力損軀万
死无恨代宗手詔不允子儀又上表曰累上封章因辭新命未
蒙亮察猥見佞應由臣性分愚魯言蹇納不足以遠回天回天
聽上感宸衷伏念兢惶心愧若大臣備位將相于今十年常願
竭立奉公以身格物孔簡退之化移躁競之風不便貪浮於人
賞借於德區々之志實在於此今臣受命徂征不越畿甸顧惟
勤效尚未烏夷論功則毫髮未聞議論則丘山已重而舊官秩
外更授崇班忝曰秉鈞將何率下實恐浮薄之輩從茲浸甚禮

讓之道不復與行在臣微軀胡顏自處臣歷覲古今備見否貴而能降者盡獲保全進而忘退者卒遇傾覆臣深知此理安敢貪榮所以抵冒威嚴昧死陳讓陛下雲雨之施既以光寵其所亭育之恩豈不保持其末所冀勉臣橫死錫臣餘年碎首為期期于必遂手詔荅依十二月乙丑加子儀為尚書制加臣今餘並女故受恩逾量魂守飛越臣王政之本繫於中臺天下所宗謂之會府大錄其事自古攸難宣五常之教儀刑百辟揆六聯之務阜城兆人非才則闕不可濫處臣以薄劣素之行能逢時擾攘猥蒙駸策內參朝政外統兵權上不能載翼三光下不能糾逆群慝功微賞厚任重恩深覆育之憂實盈寤寐一昨所以固辭大尉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見矜許竊為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日復進寵命以臣褊淺又易知謀安

可謬職南宮當茲大任况大宗昔君藩邸常踐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願為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代平定關東飯至策勳再有斯授豈臣未職敢亂大倫德薄位尊唯逃天下之責負來致寇將建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非唯名器無假實冀骸骨獲全在於微誠皇窮所鑒手詔荅不允尋戎辰詔子儀於尚書有視事又上表曰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為之一恥以歷肝陳請罷斯職而陛下不能垂亮察務欲褒崇臣之誠益用惶惧可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后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首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貼萬古之非臣雖愚安敢輕輕受况九經兵亂借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回朱紫同色清燭不分爛羊之瑤復生聖代臣憂其獎思董其源以逆寇猶存未

敢輕議今元亮沮計日中擒中外无虞妖氣浸息此陛下之作
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肯輕為此奉
以乱國章乱於上則庶政隳於下海內之政皆乱則失大國家
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能從臣之言俯察陳情彼貪
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之文明百工式叙大
平之業可復而復也臣誠蒙鄙誠昧古今志之所急切在於此詔
荅曰所讓者依宣示外中編諸史冊又以子儀男晞兼御史大夫
以其又讓也

杜鴻漸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山劍副元帥大歷三年八月又兼
東都留守餘如故鴻漸以病陳乞竟不行四年二月上表讓山
劍元帥副許之

王縉為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淮西淮南江南山南諸道節度
行營使兼大源河東節度使北郡留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齊
國公大歷四年六月杭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許之

李抱玉恩鳳翔節度使時吐審每歲犯竟代宗以岐下國之西
門與在抱玉恩寵無此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
節度使河西隴石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度
兼領鳳翔路梁大三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位任崇重杭疏懇讓
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帝加其謙讓
許之大歷六年抱玉又杭表讓山南西道副元帥及山南中道
等使表曰臣志識有違寄任過行常懼覆敗自昭違責具授其
旄下扞彼蕃戎所掌之兵須自訓練如臂使指若網在綱則人
有固心前無疆敵今以臣守在西鄙兼統漢中扼稽實難威今
不及况自隴抵達於扶文綿亘邊陲二千余里雖山谷險阻凡

為藩藪其中賊路不一皆要防虞加之夷狄無厭憑陵茲甚去年既侵石地復擾西山儻至前秋西道俱下臣若固其沂隴則不救梁岷若進兵杖丈恐患逼閔輔首尾不應進退無從伏惟陛下居安慮危圖難于易其前仲使及梁州刺史使請別擇能者悉以委之令臣西備隴閔竭其誠也國家大計敢不上陳手詔荅曰卿位重台衡勲崇示律爰加倚上兼摠漢中庶展謀猷遠寧郡邑而卿請殷退讓辭統巴岷山戀閔庭兼鎮河隴高謝王守務更分憂言念至忠益監大節永懷誠願深用撫然覽卿表章曲遂來請

范希朝建中年為邠州刺史韓遊懷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得衆忌之希朝惧奔鳳翔德崇聞之趣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遊懷歿邠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為節度德宗將許之希朝讓於張猷甫曰臣始副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覲覲安反側也詔加以猷甫統邠寧數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

李勉德宗時為汴滑宋毫等都統兵詔勉頻有陳讓懇請休閑其滑汴宋毫等都統永平汴滑陳鄭等節度宜並依檢校司徒平章事如故

李芑德宗時為河陽節度興元元年芑以疾因讓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馱兵革然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鋌鎡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尽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繕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戴異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祿吾所不敢也吾既疾病豈能言而不淺乎乃手疏乞罷職者以為知言

馬遂為河東節度興元元年加晉慈濕節度初王武自魏州還兵去偽號而攻逼趙州觀察使康日知窘蹙欲奔趙州德

宗用遂計啟今與昭義軍同擊朱泚以深趙肆武俊而改授日知為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授命而三州已降燧則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乃復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有功者雖以為常帝嘉而許之燧乃遣迎日知既至籍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

王武俊興元初為成德軍節度兼幽州盧龍兩道表讓節度幽州盧龍一節度帝許之

李自良為河東軍大將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為代軍之師物議多之

張茂昭為義武軍節度使貞元二十年十月末朝明年德宗晏駕順宗聽政加平章事合還鎮錫以女樂二人及門下使下軍

三表辭讓帝未之許茂昭言於中使曰二女樂咸自功禁非臣下所宜目覩昔汾陽子儀西平李晟北平馬燧咸寧軍城府此賞不讓為宜茂昭自省無加勞至如入覲乃臣下當禮祭何受此寵錫以啟幸門後有加高之臣則何加賞帝聞之曰將來之措式也乃許之又所錫安之仁里第三讓竟不受

韓公武弘之子以討淮西功為鄜州節度元和十四年弘自汴州入朝公武乞罷節為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可中柝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數日二父聯君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免勝堅辭宿衛改名驍騎將軍性甚恭遜不以富貴自處

李光顏穆宗時詔兼橫海軍節度長慶二年三月光顏表讓節度并封其官告以廷且言已發東光縣啟還陳從許之

李夷簡為淮西節度移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之不許夷簡
堅請凡四表乃以右僕射兼大子少保仍許分司東都蓋遂其
李固言文宗時為檢校吏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充四州節
度使累讓門下侍郎詔除檢校左僕射平章事
李石為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平章事兼江陵尹開成三年九
月加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餘如故以石三上表讓中書侍
郎故也

梁張佶唐末為潭州行軍司馬時劉建峯擾湖南獨邵州不賓
命都將馬殷統步騎討之春月未冠而建峯為其下所殺州既
亂隣寇且至時佶為行軍司馬潭人謀其帥曰張行軍即所奉
也衆以極屬之佶不得已視事捨戮乱手部分軍政旬月間威
声大振寇以解去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况朝廷重藩
非其人不可濫取因以牘詔殷亡亦不疑稟命馳入壁佶受拜
謂礼畢命弁階告以大許義未便佶趨下率衆林賀乃讓殷為
帥自請代赴帥以為攻邵亡既潰振旅而入復為行軍司馬垂
二十年教果立大勲

後唐郭崇韜為侍中樞密使兼領鎮州莊宗謂之中吾欲移卿兼
領汴州授揔管鎮陽節制揔管則明宗也與李紹斌為声援庶
濟軍機崇韜曰計無使於此者固曰臣內權機務外預平章日
侍天顏手持固柄名位已亦極矣恩寵亦已加矣如此富貴何
假遣領藩方臣終夜思忖歷數創業功臣有隨陛下出生入死
接鋒冒刃而經百餘戰者今位不過典方州恩不過功臣名號
臣惟涯分徒以指縱畫策仰贊睿謀餘無汗馬之勞今日窮榮
極盛陛下雖私臣恩舊然萬手所指臣何自安臣每涇鯨投陳

陳聖旨未迴臨照今陛下議安邊事委任勲賢獲臣初心不勝
大願其汴州節制乞陛下擇王鎮撫臣晝夜思之汴州開東之
會府當天下之要衝也富人繁國之根本除命親賢勲德不
可輕授於一人縱臣領之臣又不國治所令人攝職何異空城臣
與國之情議須及此不以臣為慮別懷聖懷取臣芻議為便帝
曰卿言忠盡予忍奪卿土于平翌日上章辭節鎮批荅云豈可
朕君億兆之尊卑卿無尺寸之地卿雖堅讓朕意何安崇韜再
表懇澀批荅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處重難或遲疑未決之機
詢諸先見或擾撓本定之事訪自必成至於贊朕丕基登茲大
寶衆興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
設誓文其及密取汶陽興師入不測之地潛通何口貢謀占必
濟之津人所不知卿惟合意迨中都鼎聚群黨窺凌朕決議

平妖兼收浚水雖曰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諧沈筭斯即
何須冒刃始頭殊庸况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衆共定群
必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論沃朕之心非
虛溼澤今卿再三謙遜重墨退辭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循梁
苑不可兼權如此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此方既寃望
辭難沮來表具再讓汴州所宜依允

晉安彥威高祖即位授北京留守大原尹就加使相彥威以位
望漸隆心不自安繼上表以眼疾乞從體致不允乃請赴閤自
陳司理激切朝廷惜而縻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鎮宋城
後彥威授鎮軍大將軍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竭家財馳馬戎
器以進乞從歸退批不允以疾還洛陽卒於家

高從誨少常時為荊節使度從誨累表陳讓新命時朝廷遣內

班劉從貞傳宣不令表辭從貞馳奏云臣到荊州南具傳聖旨
從誨云臣有志不願官崇所奏非矯飾也今再差人因讓必望
寢停縱降使臣不敢迎受蓋從誨以術者言數運有災宜避其
尊寵故也

周高行周大祖時為鄆州度節使以降詔不呼名上章讓曰陛
下每降詔書遺踰常制耳聞宣讀心不遑安詔書呼名人臣常
分乞不踰聖制者大祖初踐作志懷謙揖藩岳元老名不呼名
與行周詔即呼齊王故有是奏

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九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十

將帥部 七十一

壁壘

夫石城湯池善於神農之教固圉重閉載乎春秋之訓誠以守
禦之設所以保民營屯之利由是制勝故司戎律遺外侮者莫
不務焉三代以來乃有扞戎貊備鄰敵討疆寇懷新附審其勢
勝防其侵軼收合離散繕完守備因地而占其利先人而奪其
心築壘以為固環營而入保繇舉軍聲雄震士氣兼倍整武經
而惟叙圖戰功而允集克寧封守以安生聚斯蓋治戎之要道
備豫之善教者歟

周南仲為將帥文王之時北有獫狁之難命南仲往築城於朔
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晏弱為齊大夫齊侯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逼之

東陽齊境上邑遂圍萊城之

孟獻子仲孫戎也為魯大夫襄公二年七月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判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臣免牢

以偏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荀瑩也日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

人乃成如獻子之謀

廉頗為趙將軍秦王齡攻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

斥兵斬趙裨將趙軍築壘而守之

趙奢為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奢將救之軍至武安西

屬魏郡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奢堅留廿八日不行後

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日

夫去國三千里而不可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

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

軍壘城

漢郭蒙高帝初為城將將築城矣也

公孫敖為因扞將軍武帝大初元年遣敖塞築外受降城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建武十一年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代公

孫述先武戒漢日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擾廣東待其來

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

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城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

浮橋副使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

里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南擊秦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彭乃潛

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

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農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

為營農與蔡完夜攻彭彭豫之為備出矣逆擊之豐敗走

段紀明為護羗校尉破羗將軍時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

羗紀明以春農百姓布野羗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

賊不知乘虛放兵勢必殄滅夏紀明自進營去羗所屯几亭山

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援其山上晏等大戰破之紀

明不欲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

西縣屬天水郡

結木為柵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御枚夜上西山結營穿

塹土甕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紀明自率

步騎進擊水上羗走因與愷等挾東山西縱兵擊破之

虞詡為武郡太守既到郡羗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渭

州羗退因掩擊大破斬之獲甚眾賊田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

占相地勢築營壘八百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

魏婁圭字子伯漢末從太祖為大將建安十六年太祖征馮超

於關中軍于渭南賊衡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子伯

說太祖曰今天寒可沙為城以水灌之須臾冰堅如鉄石攻不

達曙百堵斯興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太祖從之北明以就張

寮為盪寇將軍陳蘭梅城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

成寮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

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

壁其土遼欲進諸將曰兵步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

一勇者得其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

眾

于禁為平虜校尉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

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

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大
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
巾降虜青州兵大祖寬之故敢因緣為畧禁怒令其衆曰青州
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已訴君
祖自許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大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
君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
敵且公聰明諧詐何緣徐鑿鑿安營訖乃入謁且陳其狀大祖
悅劉馥為揚州刺史馥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
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魯膏數千斛為戰
守備

鄧艾為征西將軍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
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得保艾所築塢焉

蜀諸葛亮為丞相建興五年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七年
冬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
上築漢樂二城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其功
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亮疾病卒及運退
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

李嚴為都護建興四年春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今邑都故城是

張嶷為越雋太守嶷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守三年從還
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

晉羊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以孟猷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
東陽而茱子服乃進據險要閱檢五城牧膏腴之地奪吳人之
資石城為西晉盡為晉有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孫浩既平預還鎮江漢

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

祖逖為鎮西將軍東討石勒乃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汝南太守張敞新蔡內使周閔率衆築壘

宋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四州事戍洛陽脩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

南齊周山圖為寧朔將軍漣口戍至過漣水築西城斷魏軍騎路亦以溉田又於石鬘立陽平郡

梁曹景宗為右衛將軍魏軍攻徐州詔景宗援之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收人過岸伐芻膏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七千餘人

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俱壘成使別將趙章守之因為謂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為大眼特遣抄掠輒反為趙草所獲

韋猷為左將軍南郡太守時會司州刺史烏仙埤北伐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閔擾動詔猷督衆軍援焉猷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趙高柵衆頗譏其示弱猷曰不然為將當有怯特不可專募是時元英復遣仙埤將復郡陽之恥聞猷至乃退

陳徐度為鎮北將軍高祖永定三年率衆城南皖口

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為河南內鎮將來高祖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于河上親守焉禁防嚴密斥候不通格甚憚之不敢前進

薛稜父謹為安西將軍真君中蓋吳擾勳闕右薛末宗屯據河

側大武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
事前進中散賜爵永康侯

刁雍為征南大將軍薄骨律鎮將真君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
忘亂先聖之政也况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
者也臣鎮所維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
其人散居無所倚恃脫有妖姦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
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便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際
不令廢農一歲不訖三歲必成立便不煩必在水陸之次大小
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憂
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
嘉焉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爾功也

北齊潘岳文宣時鎮河陽破西魏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

平監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款弃之樂以輒閑要害必須防固乃
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

常山王演天保五年八月奉詔與上黨王漢清河王岳平原王
段紹等率衆於洛陽西城築伐思城新長城嚴城河南城九月
文宣親自臨幸款以致周師

慕容儼天保末為揚州行臺與王貴頭侯子監將兵衛送蕭莊
築郭默若邠二城與陳新蔡大守魯悉達戰大蛇洞破走之

斛律羨為幽州道行臺僕射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
成東拒於海隨山曲屈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
斬山築城斷谷起障並置立戍邏五十餘所

段韶為武衛將軍蒞并州武平二年正月出并州道築威敵平
寇二城而還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韶亦預行築

魯城與新蔡立郭默然成而還

獨狐永業以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周人於黑間築城成以斷糧道永業以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

王俊為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城搖長塹二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

斛律光為大子大保清河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勳築掌城於軻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又與周將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掄拔頭敬相對一旬光置築統閼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頭敬等相持憲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之後周達奚武大將軍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狗子以千騎攻新城邀擊之悉虜其衆

王思政為驃騎將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迂并州刺史仍鎮玉壁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孔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後為荊州刺史自武關已南迤邐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

帝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鎮玉壁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城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守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稱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將乃停留下進其夜

又令汾水已南傍介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
因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齊王憲天和四年九月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

從憲出宜陽
築安義等城

一云劉雄為
齊王憲府掾

宇文盛為大宗伯與柱國王傑從齊王憲東討時汾州被圍日
久憲遣盛運粟以給之仍赴姚襄城受憲節度齊將段孝先率
兵大至盛乃力戰拒之孝先退乃築大寧城而還

隋郭榮為大冢宰宇文護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
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營以為二城孤
迥勢不相救請以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
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榮以
授大都督又以稽胡數為寇亂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集周

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德等五城以遏其要道稽胡由是不能為
寇

李穆仕周為大司空持節綏東境築武申且郭慈間崇德安民
交城鹿盧等諸

郭衍開皇中為朔州總管築桑乾鎮

唐王方翼為安西都護高祖朝安撫大食使裴行險之討遮旬
也詔以方翼為副行險軍還方翼始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
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後五旬而畢西域胡夷競來觀之因
獻方物

張仁愿神龍中為朔方軍總管先是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
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收馬
料兵而後渡河突厥默啜盡衆而擊突騎施安葛仁愿請乘

其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
寇之路大子少師唐休璟以為西漢以來皆守黃河今於寇境
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為賊虜所有建議以為不便仁愿上請
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藩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
百余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悉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役者尽力六
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為中城於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余
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余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降
侯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能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
兵數万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反曲敵戰格之具或問曰
此邊城築賊之所不為守漢何也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
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
生其退息之心也其後常元指為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

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措焉

郭元振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為行軍會
集之所至今賴之

哥舒翰為隴右節度築神威城於清海上旋為吐蕃所破又築
城於清海中龍駒島上有白龍見遂為龍應城吐蕃自此遁逃
不復近清海

李懷光為邠寧節度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
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此不敢南侵為西邊要防矣

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建中四年涇元軍叛燧以晉陽王業所起
度都城東平易受敵時天下馭動北邊數有警乃西引晉水架
汾而城之東豬以為池寇至計省守障者萬人汾水環城多為
池樹柳以固隄城益固

李晟為神策軍使討朱泚始至渭橋以逼泚表策城以為固德宗許之

劉昌為涇原節度使身元四年築連雲堡七年又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命徒元事旬余而畢詔曰平梁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劉昌請城于茲分兵保戍實以邊其要衝保寧邊鄙平涼故原州屬縣在原州西一百五十里令昌董昌諸軍城之度支饋運浹辰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走集得守固之要器械糧穀頗豐而人安焉三月昌新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堡在平原西三五十里

李原諒為隴右節度使貞元四年初築良原城築臺距城上穀連弩為城守而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擄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却之涇隴由是人安虜深憚之

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於彭原置義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為烽堡又上疏諸復置葑州及洪門洛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緣邊軍州安悅

楊朝晟為邠寧節度使奏方集河道木沒皆賊路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曰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新築葑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葑州之役咸集諸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近虜若大興兵即蕃戎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事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日而功畢蕃人始知已無可奈何帝從之畢軍還馬嶺吐蕃始乘障數日而退

却玘為臨涇鎮將以臨涇居地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師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畜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拆虜之

入寇前師不從其段使節制涇原深然其策元和三年祐請築臨涇城朝廷送之仍以爲行涼州玆詔爲刺史以戍之自是西蕃入官不過臨涇初祐請城臨涇詔雲遊靈臺原重信師一化等五嶺並修整士馬持角相應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常爲犬戎所保其界有石嶺嶺多美士每軍人耕獲屢爲蕃寇掠祐請修築議者是非相侷依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爲大利扼川口要害塞上至今賴焉

杜祐爲淮南節度使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脩葺張孔靖爲河中戶請脩亡舜城許之

烏重喬爲淮汝節度使征淮西奉詔脩賈柙堡

李光進爲進武節度使元和八年七月請脩東受降城兼理黃河防湜

李光顏爲邠寧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奏脩築監州城畢

李祐爲夏州節度使長慶四年奏於蘆子關北木瓜嶺勸築堡柵以捍党項之衝其壁壘屋並出當軍材力不別請錢祐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洄子而祐州烏延皆方廣數里尤居要害藩戎畏之迂滄州節度使奏抽管內百姓一萬人於黃河北築城

李元喜爲安南都護寶曆元年上言請移脩城於江北止片圖其形勢上之制可之

張惟清爲振武軍節度使請戶部錢一十四萬貫充修築東受降城

王承元爲鳳翔節度使於汧陽縣西北八十里新築城一所賜額爲臨汧城鳳翔西接涇原無山谷之險吐蕃由是往往入寇

故承元奏於衝要築壘分兵千人以守之又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驚承元奏以城以環之

李泳為振武軍節度使大和四年七月上言先管內脩雲伽關畢功并進畫圖一軸又奏差兵馬一千人赴雲伽關守

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江夏城客工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茅以覆之吏綠為姦弊綿歲僧孺至計茅苦板築之費歲十餘万即賦之以墉當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稅菁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修印峽關城及移雋州於臺登城

牛勣為西川節度使咸通六年四月勣奏於蠻界築新安城

戎州功畢時南詔蠻入寇姚雋陳許大將顏復戎雋州奏築二城其年秋六姓蠻攻邊州戎所敗退去

高駢為西川節度使築土散惡城都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

葺之費堯之以墉雉堞由是完堅

梁趙珣為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壤畢疏每歲壁壘推圮工役不建珣遂營度力以用甃固砌四墉自此無淋漓之虞

高季興為荆南節度使荆南旧無外壘季興始成之

楊時厚為襄州節度使先是漢南無羅城時厚始興板築周十餘里郭郭完之

後漢李進初為進武軍節度使天復十九年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閻寶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存進殆嗣昭為招討進營東垣度峽濬為壘沙土散惡垣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板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

李存質權典泌州先是賊當賊境不能保守乃南去故州一百五十里據險立柵為法所以聚州民已歷十餘年反存質至即

復膳故州時獨有壞舍三間因召州民鋤草萊除荆棘結茅為舍漸濬城壕末年半間故州完集

李存審為蕃漢步馬摠管天祐十六年正月城德勝夾河置禦捍之備

馬殷為湖南節度使同先三年八月奏增采岳州城

趙德鈞為岳州節度使同先末於閻溝城築以成兵守之因名良鄉縣自是稍息虜寇自岳州東十里外州人不敢樵牧後德鈞又於州東五十里故澧縣擇澧河築城以兵守之而近民州方敢耕稼自搗破敵隱禿餒之後德鈞又於其東築之河城以虜寇三河接蘇州有漕運之利初聚工興築虜騎遮我糧船云此我疆境安得設板築德鈞以理責之出師將擊虜乃退去故城守堅完到今為形勝之要

王晏球為北面招討副使天成二年九月奏准宣差兵士築城於閻溝店初招城良鄉復設壁於此蓋取幽涿之中塗以備鮮卑之抄掠也

西方鄴為夔夾鄴度天成二年十月奏瞿城峽口增修寨柵

楊漢章為雲州節度使天成四年奏修築寰州城地

張廷翰冀州刺史廣順元年八月奉昭率白丁修武彊深州城隍

周李重進為淮南道行營招討使顯德三年十一月上言准宣夾淮城正陽下蔡功畢仍以圖上進

楊信為壽州節度使顯德四年四月奉詔發部內丁夫廣壽州新城

冊府元龜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四百一十



